浅溪寄乡情

袁丽明 (通山)

村头有三棵百年古树自成一林,树荫茂密参天,默默凝视着底下那湾常年清澈的溪水,为一村常来洗洗涮涮的乡亲挡着盛夏的阳光、春秋的细雨以及寒冬飘飞的雪花。

有时候,阳光透过树叶斑驳地洒在水面上,安静的溪床像铺满了金子,闪着细碎的金光。欢腾的溪水,承载着整个村庄的记忆与向往,不知疲倦地向前流淌。有时,振翅疾飞的鸟儿惊落了一两片树叶,在空中打着旋儿彷徨飘摇,直到触及溪水温情的肌肤,才乐滋滋随之怡然流去。

深秋,天早早就亮了,摇碎了一颗露珠缱绻在草叶上的美梦。具体来说,那些美梦是被早起人的脚步踩碎的。可是说到底,还是因为天亮得早,所以村里人也就起得早。其实在这之前,满圈的鸡鸭早就醒了,都在唱着歌儿等主人开门呢。每一个早晨,都是伴着歌声开始。而唱得最欢的,要属村头那湾溪流。

溪水按功能和地理位置被分成三段。上段的是饮用水,四周都被鹅卵石围着,属重点保护区域。中段是常用水,洗衣洗菜,排列着足够铺开一件衣服的青石板,一半泊在岸边,一半浸在水里。经过长年累月的刷洗,石块的色调提升了不少,纹路清晰可见,与普通石块比起来,显得更有气质更有内涵。下段是家禽戏水的地方,有时候大水牛躺在里面,露着大鼻子粗声粗气地呼吸。有时候鸭子在上面游弋,把长嘴巴伸进水里四处搜寻着鱼虾的气息,也不知吓得多少鱼虾心惊肉跳魂不守舍。

一大早,狭窄的溪边小道上就留满了挑水人细密的脚印。有些睡眼惺忪的大叔,肩上的木桶如鸡啄米一般左晃晃右晃晃。若不是家里头袅袅升起的炊烟正在热切召唤,只怕这桶里的水半天也进不了缸。

女人挽着裤脚踩在光滑的鹅卵石上,手中的衣服揉揉搓搓捶捶。一抖、一撒,在水面舞出一朵花来;一捶、一拧,大大小小的白泡泡不断在水面升起,嘴边长长短短的笑话像那些泡沫一样,一串串冒出来又一串串流走,剩下此起彼伏不断爆发的笑声与棒槌声,把山村的早晨敲得一片火热。

每次我还在睡梦中,母亲便呼我起来做早饭。可我总会抢过母亲装了衣服的篮子,一溜烟跑到溪边。我喜欢凑热闹,听大伙叽叽呱呱说个不停是一天当中最热闹的时光,就像看戏一样精彩。有时候,她们还会哼起好听的山歌小调:姐在呾河边呾洗是洗衣裳,姐在河边的桃花溜溜,李花溜溜,一些花儿开喂多呾,桃红柳枝绿呀喂多喂子哟!喜鹊(它)叫啊叫,鱼儿(它)啊游啊游,河水泛波浪啊喂哆喂之哟……歌声阵阵,热闹欢腾。

过往的路人都会坐在树兜下歇息,迷住他们的,或许是这一地树荫,或许是潺潺流水,或许是大山怀抱里的村庄。不管是在村前看树,还是坐在树下看村,都是一副绝美的画卷。在阳光中,在雨雪里,在花开花谢的四季,都有一种美,在卷里满溢。

如果没有洗衣机,我想,这清濯的溪流,也许会永远这么欢快地流淌着。每一个夏日的清晨,两岸都会蹲满了洗衣服的人,五颜六色的缤纷色彩,在水面上涤来荡去,把日子映染得绚丽多姿。如果能像村头古树那样百年来驻扎不动,我从不曾离开过生养我的小村庄,也许,我耳畔里会时常响起溪水奏动的欢歌。可惜啊!这些画面都只能在记忆里搜寻。

近日回家,走过长满杂草的溪床,溪水断断续续像是锈住了一般流不动了,溪瘦了,瘦得容不进一个手帕。像是苟延残喘的老人,在痴痴张望着等待归家的儿女。

老师嘴里的神奇话

莉琴 (嘉鱼)

我在鄂东南嘉鱼县陆溪镇读的初中,那里风景优美,生活宁静。在我上小学时父母就外出打工了,我一直与爷爷奶奶生活,性格自卑内向,学习成绩也不好。

我那时常常想,初中毕业后,我或许会去远方陌生的城市,或学一门谋生技能,或到工厂流水线上。想到这种人生虽迷茫又不甘,但我又能怎样?直到有一天,班主任许忠想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拿出我的数学作业本,指着其中一道题对我说:“这道题你的解题思路很巧妙,明天上课,你给同学们讲一讲。”

不会吧,我是差生呀!许老师用肯定语气重复了一遍:“是的,明天你给同学们讲讲你的解题思路。”第二天,我鼓起勇气走上讲台,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学习的力量……

许老师注重寓教于乐。他会把班上同学分成几组,分组讨论,互相竞答,班上学习的气氛日渐浓厚起来。每次上数学课前,他会跟我们讲一个经典的数学故事,或是日新月异的科学发明。“你们的未来不会在这里,你们应该坐到大学校园里,那里的课堂更精彩……”这时,许老师的眼神会变得神采奕奕。

一晃就到初三下学期,我却产生了放弃的念头。因为春节妈妈回家时,跟奶奶说,初中毕业后想让我去学一门技能,早点上班,不想让我继续读高中了。

在开学后的一天,许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指着作业本说:“最近退步厉害,怎么回事?”再努力又有什么用,半年后还不是一样去流水线吗?“老师,您不用管我了,我不想读书了。”我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我不知他最终怎么说服了我的父母,反正他们再没跟我提打工的事。

中考临近,老师们对我们更严格了,下班后都会留在办公室,尽可能给学生们解答疑问。“人生能有几回搏?老师教过的学生中,现在有大学老师,有作家,有医生,有大厨师,有顶尖工匠……你们,都能从这个小镇,走到县城,走到省城,走到首都,走到纽约伦敦巴黎,走到世界更远的地方……”每有懈怠,许老师都会给我们讲这段话。

往事已隔数年,许老师和许许多多的“美丽乡村教师”一样,已经两鬓结霜。他的话真的好神奇啊,这么多年,我和我的伙伴们,一步步走进了县一中,走进了省城美丽的大学校园。

雪山夕照

韩凤平 摄

第三只眼看世界

王战强 (通城)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摄影人拍出来的照片比我们看到的景物要美?

我也常常反问他们,你们在看花,看景的时候,会蹲下身子,会弯下腰,会趴在地上,会无数次反复去看吗?他们都摇头:当然不会。

所以你才看不到摄影人眼中的美。这,也就是摄影人与一般人看事物的差别。摄影讲究的是光和影,构图的角度很重要。一般人看花,站着看,远远的看,匆匆忙忙的看。而摄影人常常是走的很近,把身子放得很低,从摄影的视角去观察它,去慢慢的欣赏它。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从不同的时间去看,尽量展现它最美的身影。这时候你才会真正体会到春夏秋冬皆有景、高低远近各不同的美感。

记得有一次和友人相约出去赏荷花。荷花盛开的时候正是夏季。那天,艳阳高照,骄阳似火,热浪滚滚,酷暑难当。远看,那片片绿叶给人一种清凉的感觉。走近,却似乎有一股股蒸汽从草丛里从绿叶间喷发出来,拍了不一会就大汗淋漓、浑身湿透了。他们哪受得了这阵势?拍了两张就躲到阴凉处吹风去了。而我一下子被这美丽的荷花所吸引。一边欣赏,一边拍拍摄,早把这太阳、这热浪、这酷暑忘得一干二净。

这时,田野中间一朵美丽的荷花似乎在向我挤眉弄眼,暗送秋波。我举起相机,不由自主的向她靠近。谁知双脚已经从路边踏进了水田里,沾得一脚的泥水。刚好,一只蜻蜓飞过来,停在那朵荷花上面。我哪顾得脚底下的泥巴,哪顾得划破我手臂的杂草。我蹲下身子,屏住呼吸,慢慢地靠近那只蜻蜓。按下一张,又一张。后来,我把拍下的这些照片给他们看。都说,还是你的技术高些。其实,我知道,不是我的技术高些,而是我流的汗、花的时间比他们多些,我的身子放得比他们低些而已。

我一直想拍通城全景。每当我在山下看到有不一样的云雾的时候,就匆匆忙忙开车往山上跑。可是云雾之景总是瞬息万变,跑了十多次都不理想。于是我就对在山上值守电视差转站的人说,你再看见漂亮的云雾景观时给我打个电话。有一个周末,因为头天晚上加班到深夜,第二天想睡个懒觉的。可还没起床,电话响了我一下子睡意全无,浑身来了劲,急急忙忙套上衣服,擦了把脸,就往山上跑。

哇!只见一层平流雾浮在县城半空,高的建筑从雾中探出来,却清清楚楚,有如帆船漂浮在水面上。远处的高山,也可见一层长长的云雾停留在半山腰上,恰似缭绕在山腰的彩带。真是漂亮极了!

为了拍黄龙山上的日出。我们背着帐篷,爬山越岭,爬到只角楼顶上,在帐篷里睡了一个晚上。但当我们看到太阳从远山深处慢慢升起,天空渐渐被霞光染红的美丽景色时,爬山和露宿的辛苦早被兴奋和快乐所代替。

我喜欢摄影,其实不仅仅是因为摄影能带给我美的享受,给了我能够留下美景的成就感。摄影需要我们去适应被摄物体,需要我们更低一点,才发现世界比我们站着看的时候更加美丽。生活中,放低眼光就发现这个世界比“居高临下”更加美好,弯下腰就不与人比较高低,放下架子,就不与人计较输赢。用心用情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才会真正拥有快乐的生活。

我的军旅三次换装

黄军 (市直)

我曾经是一名光荣的人民战士,在陆军部队服役了二十年,亲历了三次军服换装。现在回忆起来,仍是幸福满满、自豪十足。

九十年代初,我应征入伍到新疆戍边,穿上了梦寐以求的绿军装。外套夏常服为的确良面料、冬常服为的卡面料,里面穿着配发有白粗布衬衫、针织衬衣衬裤、绒衣绒裤、棉衣棉裤等,从头到脚、里里外外,一应俱全。对于刚刚过上温饱生活的绝大多数农村兵来说,已经是非常满足了。

大家特别爱惜军装,苦于连队没有电熨斗,每次换洗常服后,就学着老兵把衣服平放在桌子上,用刷牙的搪瓷缸盛上开水,小心翼翼地压在那些皱皱折折的地方,来回慢慢移动烫,一样能把衣服抻平熨直。三年义务兵,配发常服两套,新兵时只发一套,等到新训结束下班时,衣服磨损褪色都很严重。待来年配发第二套常服后,许多战友又舍不得穿,想留着回家探亲时一身新。尤其是冬季,节假日换下常服后,就穿那没有外套的棉衣棉裤,个别老兵的棉衣袖子都蹭得油光发亮了,倒也成了那时军营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不过,那时军官的衣服与士兵已有所区别,军官夏常服为凡尔丁面料的小领西服,打开了数十年封闭的领口,穿衬衣系领带,传递着国家和军队全新的开放意识。冬常服,将、校官为马裤呢,尉官依然是的确卡,但上衣有四个兜兜,比士兵的上衣多两个上兜且下摆的衣兜为内置。我也和那些志在军营长期建功立业的战友一样,梦想着有朝一日能穿上“四个兜兜”。

经过组织培养和个人奋斗,考上军校毕业提干后,终于穿上了“四个兜兜”。随着国家财力的不断丰盈,九十年代中后期,不管士兵还是军官,军装又都相应作了部分调整与个别完善。尉官冬常服淘汰了的卡外套、统一换上了马裤呢毛料服,我们作战部队还增发了工作服与迷彩训练服,解放鞋(胶鞋)也有了很大改进,变得舒适透气了。但仍属于87式军服系列,军装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1997年7月1日,随着进驻香港部队的公开亮相,便揭开了97式军服的神秘面纱。97式军服在结构、用料、颜色、服饰及配套方面均有较大改变。尤其是样式、颜色更加美观大方,陆军以棕绿色为主色调。除了驻港、驻澳部队外,我们只配发了部分服装,用涤棉色织布代替了过去的米黄色衬衣,军官衬衣又分为长、短袖,短袖为夹克式,夏天穿上更显干练;更改了士兵绒衣绒裤样式,增发了体能训练服、贝雷帽和军官毛衣、毛裤等。2004年底,士官、士兵更换为仿毛料常服,彻底告别了的确良、的卡时代,还为义务兵配发了皮鞋。新式男兵常服,与以前相比,提高了适体性,改善了板型,瘦腰缩胸收臀增肩宽,突出T字造型,更能凸显阳刚之气。军官常服没有更换,礼服亦没有配发到位,此后较长时间都是87式和97式军服混搭共穿。

2007年,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全军统一换发07式全新服装。礼服、常服、作训服和标志服饰配发齐全,我们陆军军服颜色变为了松枝绿,大檐帽也调整了翘度,军官增加了帽檐(墙)花;夏常服为束腰式,春秋常服为猎装式,更显体型修长;增加了级别资历章、国防服役章、臂章等,更换了三军统一的全新帽徽、领花,体现了军人荣誉,强化了军服美感。将国旗、军旗、长城、天安门等象征祖国国家形象和军队形象的传统重要标识,简洁地融入到了臂章、领花、胸标等标志服饰上。穿上全新的军服,把日常、训练、作战与礼仪等不同场合时机的穿着区分了开来,让全军将士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光辉形象。

我有幸赶上了好时代,亲历了军旅三次大换装,从87式到97式再到07式。军装的变化,只不过是祖国富国强军历史征程中的一个微小缩影,却镌刻着我和祖国共成长、齐进步的串串脚印;军装,亦记载了千千万万和我一样摸爬滚打、忠诚守防战士的热血青春,值得所有穿过的人一辈子去回味与永远珍藏!

桂乡诗笺

gui xiang shi jian

满江红

甘哲 (汕头)

兰桂飘香,赞中华,寰球惊怵。怎能忘,七十华诞,岂止朝暮。十载干戈内患除,八年歃血长诚筑。朝越战,敲山震虎威,世刮目。

复兴梦,国人塑。领航人,擎天柱。谋福祉,开元再谱汉赋。剔腐强军和平路,航母载道霸权妒。看今朝,奔月下龙宫,金瓯固。

临江仙·白水畈

张绪华 (咸安)

白水畈边萝蔔好,皮薄肉嫩汤香。曾入宫廷御膳坊。一溪流日月,两井清漪长。

静谧山村迎远客,柴禾磨盘水缸。白墙黛瓦展新妆。祠边戏台上,一曲《斤求两》。

秋光美

熊幼平 (通城)

茫茫宇宙兮
群星璀璨
那是北斗
那是启明
无法确定自己是哪一颗
但记得曾在夜空闪烁
照亮了身边
也指引过远行

人海茫茫兮
红尘滚滚
那是观音
那是如来
无法确定自己是哪方神圣
但记得一路心怀悲悯
造福过小家
也匡助过他人

世事难料兮
总有不快缠身
那是高僧玄奘
那是行者悟空
无法确定自己是哪位高人
但记得曾经知难而进
抗争过不幸
也战胜过逆境

憧憬未来兮
丽日融融
那是四叶草
那是百岁兰
无法确定自己是桂兰
但记得曾经向往高贵
争做幸运草
也奇想天外秋光美

家园

张冲 (赤壁)

这里水肥草美
处处洋溢诗情画意
村上淡淡的烟雾
依稀如浅蓝的纱巾挥动
一幢幢奶白的房子
像另一种款式的花色
正把家园刷新——
那飘落叶子的村树
一排排像张开的鸟翅
正在领略属于自己的时空
那崇山峻岭
绵延到迷茫的天边
像神秘的梦
美得无法描述
那一畦畦菜地
黄的油菜花
白的芥菜花
青的地米菜
把秋天点染得丰富多彩
更有一汪汪清水
在田园间囤积涌流
不见波浪翻滚
只有碎花一样的水纹
悠悠地歌咏秋风
俨然水做的服饰
穿在秋天的身上
显得分外的水灵
而对于家园来说
这可是村民眼里的瞳仁
温暖的光泽播洒远方
照耀一年的愿景